

## 继承与创新

赵季平

继承与创新是老话重提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重提的必要。今天咱们长话短说，就其一点谈谈我自己的切身体会，与大家切磋。

我们继承什么？就是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——中国优秀的民族音乐的传统文化。我们从中汲取了营养，然后进行创作，赋予作品新的时代感，这是一代作曲家的使命。

中国作曲家应当庆幸自己生活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，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遗留下来的民歌、戏曲、说唱和民间乐曲等等，都是这个民族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，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极其丰富的文化宝藏和创作源泉。五十六个民族风格独特而

斑斓多姿的方言、说唱、民歌、器乐和戏曲,这就是中国作曲家的母语!多么优秀而伟大的民族遗产啊!俗话说“孝即顺”,我看有道理!我们敬畏民族文化遗产就是尊重自己的传统,就是尊重历史。有的学生技术手段掌握了,但缺乏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深入学习。试想,你如果想写什么像什么,游刃有余地掌握各地音乐风格,信手拈来随心所欲表达自己想表达的,不走遍神州大地采集各方风韵,如何能做到创作的顺心顺手和顺利?

我庆幸自己的母校很重视对学生的民间音乐教育,在学生时代就唱了大量的民歌和戏曲。音乐学院毕业后开始分到大家都不愿去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,我听了父亲的开导才安心在那里待了二十一年,写的戏曲配器总谱能拉一平板车,这对我后来的创作有巨大的帮助。我们以前学的是苏联体系,现在学的是欧美体系的作曲理论和技术,但真正进入创作以后,你必须有中国自己的音乐语言,这就需要你大量地学习民族音乐,当然包括民歌和戏曲。

同时,我主张创作要“到百姓中去、到生活中去”,这与毛泽东1942年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倡导的“到群众中去”和我父亲赵望云早在1932年就明确主张的“到民间去”一脉相承。真正的艺术诞生于民间,诞生于生活。为写《华夏之根》的《古槐寻根》和《乔家大院》的音乐,我曾多次到山西,从风陵渡过黄河,沿运城、洪洞、平遥,到晋中、太原、忻州,再到河曲等地方采风。采风不光是读

山的巍峨，读水的灵秀，更要读人的神采和性格；广泛地学习民歌、戏曲和民间器乐，认真品尝地方风味小吃，仔细观察民情地貌，甚至努力学习方言俚语。这些乡间的山山水水不但有我们的足迹，而且留下了我们心存感恩的激动的泪珠……因为，方言与地方风格性旋律是血缘、血脉关系：方言是风格性旋律的基础，风格性旋律是方言的夸张和升华，它所呈现出的节奏、四声甚至性格和气质，生动地表达了那一方水土养育的儿女们的风度和神采。写《水浒》在山东采风时，几个人谈笑间顺口蹦出来一句“说走咱就走”的方言，主题《好汉歌》就此诞生。晋剧的二股弦音色独特，旋法即兴，风味十足，一下子就打动了我的心弦，《乔家大院》用了它后，真是令听到的人都感到无比温暖亲切和耳目清新、沁人心脾。所以说，那些看似不起眼的、下里巴人的民间音乐，实际上极具灵光神采，它们能在音乐创作中起到“四两拨千斤”和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。

历史的长河湍流不息，艺术创作时不我待，艺术本身的属性是它的“不可重复”，即艺术的个性与独特性。所有经典作品在异彩纷呈的百花园中呈现着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。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，这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和结果，比如练书法，大都临摹二王（王羲之、王献之）或颜、柳等，甚至是双钩、描红模，但到最后，你写的还是你自己。音乐也一样，尽管我们继承着传统，但毕竟不是传统；我们的创作必然渗透着自身的经历和情感，并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。

现今中外作曲技法都是我们需要了解和研究并掌握的，但具体到一部作品就要根据内容、艺术表现的需要采取必要的技法和手段，而不是不顾内容的需要与否盲目地滥用所谓各种技法。作品的新意与当代的社会生活有种必然的关联，因此“贴近实际，贴近生活，贴近群众”成为艺术创作的必然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为创作出更多、更好的，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艺术作品。